

錢永祥

思想史的深層困惑

從知識、理念、心態、道德乃至於情感等角度，理解和反省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，構成了「中國近現代思想史」這門學問。此之所以在上個世紀末，隨着改革開放打開了學術空間，傷痕猶新的不少學者開始反思過去的百年顛躓，為未來的中國道路尋找資源之時，思想史匯集了許多優秀、敏感而又深具家國情懷的知識人，成為中國人文學術的一個重心。

在這個領域裏，唐小兵教授屬於青壯世代，但他不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有所建樹，他還特意從知識人本身着手，深入上一代的生活經歷、學思歷程，用共情的瞭解做了一檔「回憶錄裏的二十世紀中國」音頻節目，介紹和詮釋二十世紀數十位

知識人的回憶錄和口述史，呈現這些人物如何經驗、感受那個動盪的時代，又如何在那個湧波濤中間艱難求生，維持一點尊嚴，傳承一縷文化。這檔節目目前正在北京「看理想」平台播出，相信最後可以成書問世。

現在這本《行走在裂隙當中：知識人與二十世紀中國》，則是小兵兄與九位中國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研究的大家面對面「對談」的記錄，圍繞着他們的著作，探討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諸多面向。這種當面對談的方式構成了這本書的特色，也凸顯了本書的幾個特點。

首先，如小兵兄在〈後記〉中所強調的，「對談」不同於「訪談」；對談是兩位學者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話，在問答的往來之間，思想互動的情境、感性，以及學者本身的情懷、素養與判斷力等等，會表現得特別通透流暢。大家會注意到小兵並不是先提問等對方作答，而是用自己的論述引發對方的侃侃而談。這對小兵來說，在知識儲備上，在自己思考的深入程度上，尤其是對於對方的整體學問是不是有全面的認識和同情的瞭解，都有很高的要求。小兵兄在這些方面是成功的。

其次，現代學者在專業化的壓力下，從所學、所思到所論、所寫，多傾向片段化。不過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人格；一個人的思想、觀點與價值判斷，即使針對個別主題不同脈絡會偏向某一方面，但必定會歸趨於整合和統一；只要他有所意識，思想與人格會整合構成他這個人的精神核心。在小兵兄的對談錄中，所遇見的學者在這方面似乎特別成功，每一位先生都有完整的聲音和系統的觀點。我們如果讀他們的個別著作，

未必能窺其思想的全貌。但是讀這些對談，你會看出他們更為完整的知性人格。

第三，我自己另有專業，業餘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只有零散而且屬於表面一層的認識。也因為如此，在閱讀這本對談錄的時候，我的收穫特別豐富。小兵兄用心與對話者進入問題的堂奧，同時又時時聯繫到問題的周邊甚至帶出其他的問題，因此牽涉到了二十世紀歷史的多個面向。對談錄的用意當然不在傳授知識，但幾乎每一段對話，對我都有增加知識和啟發思考的作用。我相信本書的不少讀者，會有跟我一樣的學習感受。

最後，讀完這本書，在掩上書頁之後我有一點離題的感慨。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所要反思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，所以有幾個主題會頻繁地在各篇出現：知識分子的困境，革命與啟蒙的纏鬥，政治與道德的衝突，保守與激進，左與右，中國與西方。這些糾結困擾知識人超過百年，又何嘗不繼續困擾着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？但是反思中國近當代史並不僅是歷史問題。困擾的最深處，莫過於「中國是/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一個國族」的倫理質疑。幾代知識人都在設法回答這個問題，但顯然至今沒有答案。事實上，這個問題也不是思想史力所能逮的問題；一個民族，只能靠公開地反省重大的歷史悲劇，悼念共同的歷史創傷，才能逐漸發現什麼經驗塑造了這個共同體，由此而意識到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民族。這個工作，在今天的中國尚待努力。

2025年4月1日 於南港/汐止